

2020年我国绝大部分中小学要建有图书馆

据新华社电 根据教育部网站6月1日发布的一项文件,到2020年,结合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中西部农村初中校舍改造工程等重大项目实施,有条件地区要按照学校建设标准补充新建图书馆,改善不达标准图书馆,不具备条件的农村中小学、教学点要建有图书柜、图书角。到2020年,绝大部分中小学要按照国家规定标准建有图书馆。

这项由教育部、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共同制定的关于加强新时期中小学图书馆建设与应用工作的意见指出,近年来,国家先后实施一系列基础教育重大建设工程,全面提高了中小学图书馆保障水平。但认识不足、摆位不当,区域、城乡、学校之间建设水平不均衡,管理服务水平不高,与教育教学融合不够,信息化基础薄弱,专业化队伍匮乏等问题仍然存在,直接影响中小学图书馆育人功能和

综合效益的发挥。

根据意见,各地要落实要求,将图书馆纳入中小学建设规划,对中小学图书馆的功能定位、馆舍面积、配套设施、馆藏保障、资源利用、队伍建设、管理应用等方面做出合理安排;中小学图书馆每周开放时间原则上不少于40小时,确保每天课余时间、周末和寒暑假期间对师生有效开放,鼓励适当延长并向社会开放;各地教育部门要在每年教育经费预算中安排中小学图书馆等馆藏资源购置经费,并向农村学校和薄弱学校倾斜。要结合学校标准化建设工作,围绕中小学图书馆建设目标和工作主要任务,制定资金筹措计划。积极拓宽办馆渠道,鼓励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以各种方式支持中小学图书馆建设,规范捐赠程序,明确责任与义务,确保捐赠馆藏和援建工程质量。

本报讯(记者 王杨) 5月29日,

由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和花城出版社联合主办的“蓝色东欧”新书发布暨东欧诗歌研讨会在京举行。会上,“蓝色东欧”第三辑的两部重要诗集——米沃什的《第二空间》和扎加耶夫斯基的《无止境》与读者见面。中国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任赵敏俐,《世界文学》杂志主编、“蓝色东欧”丛书主编高兴,“蓝色东欧”丛书策划人朱燕玲、孙虹,以及十多位评论家、翻译家与会研讨。

吉狄马加在致辞中表示,早在上世纪30年代,鲁迅、茅盾等文学家就介绍过东欧作家作品,当时是将其作为弱小民族争取国家民族独立的代表来加以介绍的。东欧文学具有一种独特的悲剧感和悲剧意识,这与东欧民族在历史上一直处于被压迫的状态有关,而这种文学特性一直影响到后来东欧作家的创作。他谈到,东欧民族在历史中具有很强的文化交融性,但国家形态不断变化,始终处在夹缝中生存的状态,因此,东欧作家们自觉成为民族苦难的承担者和记录者,其思想中有广阔的包容性和深刻的哲学性,此次出版的两本诗集就很好地展现了以米沃什和扎加耶夫斯基为代表的东欧作家的思想价值体系,给读者带来思想上的启迪和震撼。

《第二空间》于2004年米沃什去世当年出版。写作时,诗人已经年逾90,因此诗集中收录的诗歌大多思考“生与死”的问题,并涉及写作的意义乃至神学问题。亚当·扎加耶夫斯基是波兰新浪潮诗歌的代表诗人,其作品体现了东欧诗人特有的精神品质和道德力量,这一点在《无止境》中有具体体现。与会者除深入讨论了米沃什和扎加耶夫斯基的生平和创作之外,还研讨了东欧诗歌的文学成就,并朗诵了两位诗人的代表作品。

“蓝色东欧”丛书计划引进20世纪以来东欧文学精品100部,汇集众多享有国际声誉的作家,如卡达莱、克里玛、赫伯特、米沃什、布拉加、赫拉巴尔、莱姆、扎加耶夫斯基等,并不断发现和推介优秀的东欧新生代作家作品。

为纪念红军长征暨彝海结盟80周年,四川民族歌剧《彝红》6月3日至4日亮相国家大剧院。该剧由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歌舞团和凉山文广传媒集团出品,以歌剧形式呈现了彝海结盟这段英雄传奇故事。据介绍,《彝红》近230人的演出团队除两个特邀演员外,全部是凉山本土演员。演唱和表演由凉山歌舞团、五彩凉山艺术团完成,凉山交响乐团伴奏,大凉山合唱团担纲合唱。演员中80%以上都是以彝族为主的少数民族演员。据悉,该剧在国家大剧院公演后,将进行以“纪念红军长征暨彝海结盟八十周年”为主题的2015国内巡演,届时将在14个城市进行20场演出。(夏宁竹)

“一带一路”视野下的中国文学

□本报记者 李晓晨

两千多年前,丝绸之路上的阵阵马蹄声开启了中国同周边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往来。在今天的世界版图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正从容铺展,“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连接起“中国梦”与“世界梦”,赋予古丝绸之路新的内涵。以此为节点,许多问题被放置在新的视野下去考量、阐释,中国文学也自然如此。由“一带一路”这一战略构想带来的种种深刻变化将在文学作品里得到呈现,谋求超越的当代文学或许能从中得到激发并寻找到丰富的可能性。

5月31日,由中国作协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文艺报社、中国现代文学馆联合主办的第二次“青年批评家论坛”在京举行,与会者围绕“‘一带一路’视野下的中国文学”展开讨论。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主持,作家、评论家邱华栋、李少君、徐兆寿、李云雷、张定浩、黄德海、刘大先、刘涛、王敏、祝勇、崔曼莉、岳雯等各抒己见,梁鸿鹰、何向阳、计文君与会。

看世界和看自我的眼光需要调整

“一带一路”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方方面面,彰显了和平、交流、理解、包容、合作、共赢的精神。它为文化发展提供了新的维度,也赋予中国文学巨大的选择和言说空间。在这一战略影响下,人们看待世界和自我的眼光将发生改变,其中很重要的一点便是重新认识中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未来的方向在哪里?

“中国在现代性展开的过程中,始终存在如何认识自我的问题,‘我是谁’涉及朝哪个方向走下去的问题”,李敬泽谈到,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重新认识中国和世界依然是个大问题,“一带一路”的提出意味着中国人看世界和看自我的眼光都需要调整。人们需要重新认识许多复杂问题,具体到文化层面,既要对中国文化的丰富性、多样性有充分认识,也需要对周边国家文化进行新的判断。我们的观察视角正逐渐从边缘向中心调整,这体现了文化自信和文化自信,而在此过程中这个民族所经历的一切,在文学中还缺乏反映和表现。因此他认为,“一带一路”给文学提供了新的视野和可能性,知识分子应该面对现代性进程中的真问题,并敢于去探讨这些真问题。

祝勇认为,“一带一路”提醒人们用一种世界眼光看待中国的历史、当下和未来。在一个大坐标系里标记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重新认识自己的文化和历史。这一视野下的中国文学也可以说是世界视野下的中国文学,需要换一种眼光看待自身、建构

文化、重塑文学。未来无论在题材还是写法上,中国文学都会遇到新的挑战,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写作都要在更广阔的视野和纵深里表达和呈现。

“一带一路”的提出是一种自我定位的调整,刘涛说,它标志着我们正重新确定中国在亚洲和世界的位置,文学需要重新思考中西关系、古今关系以及中国东部与西部的关系、海洋与陆地的关系。他说,当年先锋文学特别青睐西藏题材,此后一些网络作家也喜欢以西部为背景讲故事,但这些作品对西部的认知其实相对表面,文学应该更深入地思考。

李云雷说,“一带一路”引导大家重新面对历史和当下、自我与世界,一方面我们要回头审视传统记忆,另一方面要在世界视野中思考和书写。文学应该把这个过程里中国人的复杂情感体验表达出来,在作品里建构、预测属于中国的新的未来。“如何理解中国,如何理解世界,如何理解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追寻现代性的路途实际上是自我主体意识逐渐觉醒的过程,刘大先谈到,“一带一路”包含着重新树立中国主体性的问题,涉及重新认识中国与亚非欧国家建立新的关系、文化观察视角转移的问题,与此同时,也要警惕对西部文学的刻板印象,如此才能建立起对未来的共同想象和期待。

文学将从中获得新的创造力

“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蕴涵着中国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信,许多作家、评论家在讨论中都谈到了这一点,他们认为,随着这一战略的不断推进,中国文学将从中获得新的创造力。岳雯认为,“一带一路”为文学提供了新鲜的内容来源,或许会出现许多写西部题材的优秀作品,这与一个时代人们的兴趣点是有关联的。“一带一路”在日后可能会使中国和世界发生深刻变化,而这会给中国文学带来更多能焕发活力的、新的、根本性的东西。文学应该从书写日常行为中洞察这些正在发生的变化,并挖掘表面之下的深层动因。

一直酝酿写一部相关题材小说的邱华栋翻阅了很多史料,他觉得,作家在面对历史材料时要插上想象的翅膀,才能赋予历史丰富的细节。在这一点上,意大利作家安伯托·艾柯及其小说《波德里诺》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作家在小说里对世界的想象令读者震惊却又充满趣味。他说,历史在这片地域上留下那么多材料和故事,留给作家无限的想象和创作空间,作家写“一带一路”

幻想与现实

□莫言

上世纪80年代,我曾经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祖国哥伦比亚看看,现在,这个幻想变成了现实。本世纪初,我曾经幻想在某次国际文学会议上与加西亚·马尔克斯见面,并且想好了见到他时要说的第一句话,但因为他身体欠佳,没有参加这次会议,这个幻想没有变成现实。

拉丁美洲文学对于我们这批上世纪80年代开始写作的中国作家是异常辉煌又分外亲切的文学现实。那时大量拉美文学被翻译到中国,我和我的同行们如饥似渴地阅读,受到了很大的启发。我当时的感受和马尔克斯当年在巴黎的阁楼上初次读到卡夫卡的小说时的感受是一样的:啊,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啊!

1987年,我写过一篇题为《两座灼热的高炉》的文章,讲述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和美国作家福克纳带给我的启发和诱惑。他们启发了我可以怎样写,但同时也诱惑着我像他们那样写。我在文章中表达了想要摆脱他们、创造一种具有鲜明民族风格和个人独特风格的文学的幻想。30多年来,在中国作家的共同努力下,这个幻想也基本上成了现实。

文学幻想展现了人类对幸福和美好未来的向往,幻想可以使得文学更加逼近现实。当然,无论多么神奇的幻想,也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中国清代的文学家蒲松龄的短篇小说《聊斋志异》中,很多情节荒诞不经,但却让人不觉其虚假,原因在于大量富有现实生活气息的细节。譬如其中有一篇小说讲某次雷雨过后,天上掉下了一条龙。我们都知道龙是一种根本不存在的动物,但蒲松龄写这条龙身上落满了苍蝇,不胜烦扰。龙将身上所有的鳞片张开,让苍蝇钻进去,然后它猛地闭合鳞片,将苍蝇消灭。后来,天降大雨,雷声隆隆,龙呼啸一声飞到天上了。这样的细节,让龙这种虚幻的动物获得了艺术的真实性。又如我们熟悉的《百年孤独》中有这样一个细节:霍塞·阿卡蒂奥中弹身亡,他的血沿着大街小巷曲曲折折,一直流到了母亲乌苏拉厨房的房梁上。乌苏拉循着血迹,来到出事地点,通过这个细节,母子深情,得到了集中而强烈的展示。这些极尽夸张的故事,因为来自于现实生活细节的真实,以

及作家讲述时的高度自信,从而产生了巨大的说服力并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最近3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令世界瞩目的巨大进步和变化,当年我们幻想的事情,今天已经成为现实,当年我们做梦都没想到的事情,今天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现实。

前不久我回故乡高密,遇到了一个90多岁的老人,他谈到了40多年前我与他一起在村子里干活时的一些往事。当时我是一个懒惰的儿童,他是一个勤快的干农活的好手。我曾经跟他说:将来,割麦子、掰玉米、摘棉花,这些沉重的农活,都可以用机器代替。他讽刺我说:将来还会有一种机器,一按电钮,包子、饺子、鸡鸭鱼肉都会热气腾腾地冒出来,你等着就行了。这次碰到他,他说:大侄子,你了不起啊,你能预知未来!你当年说的都成了真事了。我说,大伯,那些事,都是我报纸上看到的。他说:你再给我预言一下,再过30年,还会有什么变化?我说,大伯,我真的不知道30年后会是什么样子,连三年后的事我都不知道。但您当初说的那种一按电钮,各种好吃的好喝的都会冒出来的机器,从技术上来讲,完全可以变成现实。

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是中国作家面临的现实,是我们文学艺术最宝贵的创作资源,也是我们的艺术幻想的根基。我当年坐在时速50公里的火车上,幻想着自己是骑着一匹骏马在田野里奔驰,现在我坐在每小时300公里的高铁上,幻想着自己是骑在一枚火箭上向月亮飞驰。现实变了,幻想也会变。不了解现实,幻想的翅膀就无法展开。因此,作家必须与时俱进,才能写出富有时代气息的作品。即便写的是历史题材的作品,如果作家能以最新的现实为立足点,也会使古老的故事产生新意。

我曾经想好的见到马尔克斯时要说的第一句话是:先生,我在梦中曾与您喝过咖啡,但哥伦比亚咖啡里有中国绿茶的味道。



《两岸新锐作家精品集》与读者见面

本报讯(记者 王冕) 5月30日,由作家出版社主办的《两岸新锐作家精品集》新书发布会在京举行。作家出版社社长葛英政及第三届两岸青年文学会议部分与会者参加了此次活动。

《两岸新锐作家精品集》由中国现代文学馆主编,作家出版社出版,共收录了付秀莹、许正平、吕志鹏、朱宥勋、伊格言、阿乙、言叔夏、陈柏青、杨富冈、甫跃辉、郑小驴、神小风、徐则臣、笛安、黄丽群、黄崇凯、童伟格、葛亮、蒋峰、蔡东等20位两岸青年新锐作家的中短篇小说代表作。这些青年作家多为“70后”、“80后”,也是第三届两岸青年文学会议的与会者,他们的创作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展现了当下两岸青年创作的文学风貌和艺术水准。从创作主题看,两岸青年作家视野开阔,各类文学母题均有涉猎,有的热衷于宏大叙事,有的则更多关注不同群体的精神世界,从小处切入探讨人与生活的大主题。从叙事风格来看,有的作家叙事朴实,故事讲述追求脉络的清晰与情节的逻辑,有的作家则更注重叙述本身和结构的设计。这些不同的文学个性和审美趣味,既成为彼此的参照与互补,又显示出小说写作的多种可能性和中国文学的丰富性。

《蓝色东欧》丛书再添新作

《中国作家》成立德江创作基地